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23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31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
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文化权利与移民

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摘要

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亚历山德拉·克桑萨基在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本报告中，强调移民在获得和有效参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利，无论是东道国的文化，还是其自己的文化。特别报告员回顾，国际人权法的条款保护这些权利，无论移民的法律地位如何，她指出在保护文化权利方面需要确保实质平等，并强调了移民有效参与文化权利所有方面的重要性。特别报告员反思了如何克服移民艺术家面临的障碍，并强调需要进行文化间交流与互动，以确保动态、多样和民主的社会。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反映最新动态。



一. 导言

1. 据估计，目前约有 2.8 亿人在原籍国之外生活，他们约占世界人口的 3.6%。¹ 导致这些人迁移的原因很多：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去别处寻求更好的机会而选择离开；许多人却因错综复杂的原因而被迫离开，这些原因包括贫穷、缺乏医疗保健、教育、水、食物、住房以及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的后果；其他人则是为了逃离迫害和冲突。这种迁移，以及在安全、方向感、财产、网络和关系方面的相关损失，使他们更易遭受侵犯人权行为，包括侵犯其文化权利的行为。

2. 迄今为止，移民的文化权利一直不是人权关注的焦点。其他权利，如禁止不驱回、安全权和庇护权享有优先地位。由于侵犯这些权利的行为急需得到处理，它们理应享有优先地位，但人们的文化权利绝不能受到损害或被搁置一边。

专题的重要性

3. 移民往往使个人从多数群体的一部分变为少数群体的一部分；从主流社会的一部分变为外围社区和往往是被边缘化社区的一部分，因而增加了其文化权利的脆弱性。移民往往意味着重要的文物被强行留下，其原因经常在于现行贸易法的限制。移民带来以下问题：丧失重要场所、社区和关系、工具或手段；商品和服务成本上升，影响到继续进行有意义的传统实践的能力；失去能够促进代际传递的更广泛的支助性社区；有时甚至对在新的祖国继续某些传统实践产生抵制或反对。² 老一代移民拥有来自原籍社会的强大文化框架，而年轻一代已经吸收了东道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习俗，两代人之间的代沟也可能对社区的凝聚力产生负面影响。这往往会造成社区内部关系紧张。因失去与熟悉的文化环境的联系而产生的烦恼，可导致丧失文化之痛和认同危机。³

4. 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移民也对所有相关者的文化权利产生积极影响，因为环境的变化要求重新思考和重新审视文化的意义和规范。由于文化是动态的，这种修正来自个人和群体本身。对其他文化框架持开放态度的过程扩大了视野，通过文化参照的融合创造了创新思想和理论，并使文化、个人和群体不断发展，以更好地适应地方和全球当前的现实。⁴ 移民有时提供了重新定义自身、再次作出选择或确认重要的文化参照与规范的自由。

5. 移民也有利于东道国社会的文化活力。这些社会也会因新来者而经历文化规范的变化。无论愿意与否，它们还被迫面对自己的态度、价值观和想法，并重新协商自己的文化空间。在融入程度较高的文化框架中，这种有机的过程可能会产生不确定性以及对“他人”、意外和变化的恐惧，并最终产生阻力。

¹ 见 www.ohchr.org/en/migration。

² 见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响应特别报告员关于为本报告提供投入的呼吁而提交的材料。关于收到的投入，可在关于任务的网页上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2022/call-inputs-report-cultural-rights-and-migration>。

³ Danilo Giglito, Luigina Ciolfi 和 Wolfgang Bosswick, “Building a bridg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institutions, civic society, and migrant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 28, No. 1 (2022)。

⁴ 例见教科文组织“阿拉伯裔拉美人”倡议，可查阅 www.unesco.org/en/articles/arab-latinos-initiative-promotes-intercultural-dialogue-social-cohesion。

6. 通过移民产生的社区、背景和文化资源的融合，无疑是一种丰富和充满活力的活动，可以促进所有相关者的文化发展。然而，这种进程需要持续监测文化权利的落实及其对所有人的实现情况。这涉及理解文化权利的广泛和具体义务的来源。国家作为文化权利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在落实这些权利方面具有主要作用。

7. 在本报告编写过程中，特别报告员邀请各国、国家人权机构、学术界、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通过答复 2022 年 10 月发出的调查问卷，分享其观点和经验。收到了 38 份答复。特别报告员感谢所有参与者的宝贵贡献。

二. 定义问题

8. 为本报告的目的，特别报告员对移民进行了尽可能广泛的定义。她研究了已经到达东道国或在东道国居住了一段时间的移民的文化权利，以及他们与当地人的文化权利的相互作用。移民带来的裨益和挑战，其程度可能不同，但正是这种迁移，给移民和当地居民都提出了文化权利的问题。本报告涉及强制和非强制移民；寻求庇护的移民；出于社会经济原因、为了学习或仅仅为了爱情而启动的移民；长期和短期移民；沿传统或非传统路线的移民；以及有证和无证移民。承认所有这些个人的所有文化权利，无论其地位和特征如何。

9. 特别报告员意识到移民涉及大量不同的经历。移民者文化权利的脆弱程度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他们的身份、民族本源或社会出身、被认为的种族、族裔、肤色、性别、性取向、(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和技能。它还取决于东道国、东道国关于移民和总体人权的政策，以及东道国履行人权法规定的国际义务的情况。重要的是，它还取决于东道国的民众、他们的经历、教育、技能和政治优先事项。

三. 法律框架

10. 文化权利通过价值观、信仰、信念、语言、知识和艺术、制度和生活方式等，保护每个人单独、与他人一起和集体获得和参与其所生活的社会的文化生活之权利，以及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框架，发展和表达其人性、世界观及其赋予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意义的权利。文化权利保护个人的艺术自由以及个人和群体的文化遗产。因此，文化权利对于每个人和社区的发展、增强其权能以及在可持续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构建各自的身份至关重要。

11. 国际人权法明确承认每个人的文化权利，因此，任何移民，无论其背景、地位和所处情况，都有权自由参与社区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分享科学进步及其裨益，并保护其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和物质利益。⁵ 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这些规定目前处于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的习惯国际法地位。

12.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也为《公约》缔约国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具体义务，承认人人有权：(子) 参加文化生活；(丑) 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之惠；(寅) 对其本人之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获之精神与物质利

⁵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七条。

益，享受保护之惠。在解释这一条时，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第 21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中澄清说，这项权利包括一个集体要素。该委员会指出，“每个人——单独或与他人一起或作为一个群体——都有权自由地采取行动，以选择自己的身份，认同或不认同一个或几个群体，或改变这种选择，都有权参加社会的政治生活，从事自己的文化活动，以自己选择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各国不仅应避免侵犯和不必要地限制移民的文化权利；《公约》还要求各国采取具体的法律步骤和其他步骤，充分实现所有人的这项权利(第十五条第二款)。还必须采取步骤，保障“科学研究及创造活动所不可缺少之自由”(第十五条第三款)，并“确认鼓励及发展科学文化方面国际接触与合作之利”(第十五条第四款)。

A. 实质平等

13.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在实现行使移民文化权利的实质平等方面提供了指导：在文化领域，不应有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的任何目的或效果上的歧视(第一条)。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注意到，文化权利在保护弱势群体以恢复社会权力平衡、促进文化间理解和宽容、帮助解构种族成见、促进思想自由交流以及提供不同观点和反对意见方面非常重要。⁶ 该《公约》重申，公民和非公民之间不应有任何区别(第一条第二款)，各国应当(不仅仅是能够)采取具体措施，包括积极措施，发展和保护弱势群体在文化领域的权利(第一条第四款和第二条第二款)。人权事务委员会最近还敦促各国更努力提高认识，以促进尊重人权和包容多样性，重新审视和消除陈规定型偏见。⁷

14. 与此相关的还有保护在民族或族裔、语言和宗教上属于少数群体的成员的规定。是否承认一个群体为少数群体，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具体标准决定的。⁸ 现在相当一致的看法是，东道国的公民身份并不是是否有权获得这种保护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已得到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⁹ 《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咨询委员会和学术界的确认。¹⁰ 移民在东道国的具体时间对于享有少数群体保护的权利也不重要，只是对于实现这种保护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具有重要性。关于少数群体成员和少数群体权利，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 23 号一般性意见(1994 年)中指

⁶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 30 号一般性建议(2004 年)，第 37-38 段，以及第 35 号(2013 年)一般性建议，第 24、29、31 和 34 段。

⁷ [CCPR/C/DEU/CO/7](#)，第 11 段。另见 [CCPR/C/HUN/CO/6](#)，第 17 段。

⁸ Gudmundur Alfredsson, “A frame an incomplete painting: comparison of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monitoring proced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inority and Group Rights*, vol. 7, No. 4 (2000).

⁹ [E/CN.4/Sub.2/2005/27](#)，第七节 C，第 16(d)段。另见 [E/CN.4/Sub.2/AC.5/2005/2](#)，第 10-11 段。

¹⁰ 见 Rainer Hofmann,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an introduction” in *The Rights of Minorities: a Commentary on the European 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Marc Weller,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和 Stephanie E. Berry, “Integrating refugees: the case for a minority rights based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vol. 24, No. 1 (February 2012).

出：“正如他们不必是国民或公民，他们也不必是永久居民。因此，在缔约国，构成这种少数群体的移民工人甚至游客，都有权不被剥夺这些权利。”¹¹

15.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七条要求缔约国确保属于少数群体的人“与团体中其他分子共同享受其固有文化信奉躬行其固有宗教或使用其固有语言之权利，不得剥夺之”。《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是该《公约》第二十七条的解释工具，并确认需要采取积极步骤，以实现该条承认的权利以及有效参与的权利。当然，保护特定移民所需采取的具体措施可能会有所不同。上述所有文书都规定了要求各国加以执行的最低标准。

16. 对移民者而言，《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非常重要，因为它重申：“难民和移民有权享有同样的普遍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得到尊重、保护和实现。”缔约国还重申，在移民周期的所有阶段，无论移民身份如何，都必须切实尊重移民的人权。该《契约》第 16 项承诺申明，各国需要增强移民和社区的权能，以实现充分包容和社会融合。作为该《契约》目标 16 的一部分，它们明确承诺：“促进目的地社区和移民社区相互尊重各自的文化、传统和习俗，交流和实施关于融合政策、方案和活动的最佳做法，包括关于如何促进接受多样性、增强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包容的最佳做法”。目标 17 促进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促进倡导有据可循的公共言论，以影响公众对移民的看法。¹² 虽然《全球契约》没有创造新的权利和义务，但它澄清了总的人权如何适用于移民。

17. 最后，特别报告员意识到，虽然人权义务的责任承担者是国家，但非政府组织甚至跨国公司往往大量参与移民的管理。¹³ 特别报告员希望澄清，即使正式或非正式地将责任移交给其他私人或国际实体或地方当局，最终还是国家有责任确保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得到履行。就文化权利而言，立法只是保护这些权利的一种措施，仅仅立法本身往往是不够的。

B. 在国家一级承认文化权利

18. 包括阿塞拜疆、巴林、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一些国家在各自提交的材料中报告说，它们在国家立法中承认文化多样性、文化权利和禁止歧视。在某些情况下，文化权利与其他人权一起在宪法中得到应有的承认，例如肯尼亚宪法第 11 条。¹⁴ 在立法中承认这一权利很重要。遗憾的是，一些国家仍

¹¹ 第 5.2 段。另见 Roberta Medda-Windischer, *Old and New Minorities: Reconciling Diversity and Cohesion*, (Baden-Baden, Germany,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2008); Manfred Nowak, “The evolution of minority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comments”, in *Peoples and Minorit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Catherine Brölmann, René Lefebvre and Marjoleine Zieck, eds. (Dordrecht,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93); Rainer Hofmann,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an introduction”; Stephanie E. Berry, “Integrating refugees: the case for a minority rights based approach”; 和 Kristin Henrard and Robert Dunbar, eds., *Synergies in Minority Protection: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¹² 见卡塔尔提交的材料。

¹³ 见牛津大学 Dalton Price 提交的材料。

¹⁴ 见肯尼亚提交的材料。

只针对公民制定文化政策。¹⁵ 无论如何，即使强有力的立法框架，也不足以确保文化权利得到尊重。例如，尽管立法承认这些权利，但 2022 年 11 月，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注意到在巴林存在侵犯移民文化权利的行为，并要求采取特别措施解决这一问题。¹⁶

四. 移民获得文化服务和进入文化机构

19. 文化权利承认移民有权获得他们所在社会的文化生活、资源和服务以及他们自己的文化资源和框架。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机构往往不能完全满足移民的需求。¹⁷ 国家保证移民与相关国家的其他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移民在获得文化服务和进入文化机构方面面临更多的障碍。

20. 特别报告员听说，文化部门的国家行政机构不熟悉文化多样性问题，继续偏爱“高雅艺术”而不是包容性的文化活动。存在不了解移民文化需求和没有足够外联努力的问题。语言和文化障碍、新来者缺乏对该部门的明确了解，以及无证移民面临的法律障碍，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并直接和间接阻碍移民有效接触和参与文化生活。

21. 博物馆、画廊和书店是重要的文化机构，通常由政府供资。与移民文化有关的展览往往代表性不足，这些机构中的移民也是如此，即使他们在一国的人口占很大比例。一个积极的例子是卡塔尔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为阿富汗难民家庭制定文化方案。该方案通过促进以波斯语、英语、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等几种语言举办艺术讲习班、讲座和放映电影，使难民能够通过创造性的表达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2021 年的“Safar”展览展示阿富汗的历史和文化，突出了阿富汗难民的经历和故事。¹⁸

22. 重要的是，文化专业人士和从业者以及整个文化部门要扪心自问，他们将如何变得对移民艺术更加开放，让移民更容易获得，并雇用更多的移民。确保移民的文化权利可以进一步开启他们所在社会的想象力和抱负。开展关于文化多样性和交织性的培训很重要。移民往往带来贫穷、疏远和无力，文化机构经常使已经与东道国社会疏离的移民者感到惧怕。必须为移民提供机会和工具，以将他们的声音、愿景和愿望纳入文化机构所代表的国家艺术堡垒，这些需要对艺术更具包容性的理解。

23. 雇用移民至关重要。在一些地方，博物馆已经开始设立多样性工作人员的职位，负责提高博物馆的多样性和代表性。然而，文化多样性不应只是某个特定人物的任务，文化多样性必须贯穿于该部门各级所有工作人员的所有活动。匿名招聘过程可能是克服对移民无意识偏见的一种方式。博物馆中以外国展品为主的展览通常不对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开放，对他们关于展品的解读视而不见。看

¹⁵ 例见爱尔兰艺术、遗产、地区、农村和爱尔兰语事务部，“Culture 2025. Éire ildánach. A framework policy to 2025” (2016 年 7 月)。

¹⁶ CERD/C/BHR/CO/8-14, 第 11 段。

¹⁷ 见 ARTconnects 提交的材料。

¹⁸ 见卡塔尔提交的材料。

到由殖民者而不是由在殖民主义下遭受苦难的移民讲述关于过去殖民主义的展览，是相当令人遗憾的。

24. 移民社区中的特定群体在参与文化生活方面面临更多挑战：对于在一些国家获得的居留证限制其行动的寻求庇护者¹⁹和居住在接待中心的人来说，参与文化活动可能非常困难。无证移民在获得文化服务和进入文化机构方面面临最多的限制，因为许多人生活在恐惧或躲藏之中，面临语言障碍并有心理健康问题。²⁰

25. 因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许多文化场所和机构停止提供服务，许多还没有恢复。这一问题需要得到紧急解决。在移民接待中心，疫情进一步限制了行动自由，居民只能离开去看医生或律师，或去杂货店购物。²¹

26. 民间社会组织尽管面临对该系统存在的怀疑和不信任，在将文化活动带到接待中心方面开展了出色的工作，有时是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肯尼亚一个名为“Kakuma Sound”的组织，为居住在有 20 万居民的 Kakuma 难民营的音乐家和社区带来了传统乐器。它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合作，从移民的母国引进了数百种乐器和培训人员，帮助指导音乐家和业余爱好者，特别是儿童学习和理解他们的传统遗产。²²在希腊，儿童权利网络为移民儿童提供流动儿童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活动。²³

27. 难民营作为承载个人历史的场所，也可以成为文化场所。生活在营地等待身份得到确定的移民，也有权分享他们的历史和经历。例如，巴勒斯坦 Dheisheh 难民营位于伯利恒的主要街道，通过其城市结构，有很多故事可以讲述。“难民遗产”是一个追踪、记录、揭示和展示难民历史的项目，它发起了将 Dheisheh 难民营提名为世界遗产的工作。在两年时间里，各组织和个人、政治家和保护专家、活动家、政府和非政府代表以及附近的居民聚在一起，讨论这一提名的影响。²⁴

28. 尽管民间社会组织出色地开展了工作，但确保获得和参与文化生活有所保障是国家的首要责任。获得下放权力的当局以及地方和市政行为者，作为国家的化身，在落实所有人的这些权利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 移民参与文化事务决策

29. 文化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移民参与影响他们的任何方案、讨论或措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第 21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中指出，文化权利包括参与个人所属社区发展的权利，以及参与界定、拟订和执行对个人行使文化权利有影响的政策和决定的权利(第 15(c)段)。这项权利没有得到充分落实。移民的参与必须始于任何措施的发端，而不仅仅是参与实施。任何此类措施还必须由移民自己定期评估。他们的有效参与确保了一个包容性社会。在 1995 年社会

¹⁹ 见德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²⁰ 见 ArtsConnect 提交的材料。

²¹ 见 Red Noses Clowndoctors International 提交的材料。

²² 见 Mark LeVine 提交的材料。

²³ <https://ddp.gr/en>。

²⁴ www.e-flux.com/architecture/refugee-heritage/。

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与会者将包容性社会描述为“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责任，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种社会应该基于尊重“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文化和宗教多样性、社会正义以及弱势群体的特殊需要、民主参与和法治”。²⁵

30. 通常是其他人以移民的名义发声，无论是专家、国家官员还是民间社会组织。重要的是移民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诉求。民间社会特别要求法国将移民纳入国家行动计划，以消除对他们的偏见和成见。²⁶ 在文化部门以及其他所有部门，必须保障移民直接参与的需要。他们的价值观、哲学和知识的注入，有益于更广泛的社会及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²⁷ 这种相互作用，包括批评甚至拒绝，可以促进发展和创新，并使整个社会受益。

31. 最近的国家举措，包括移民的积极参与，促成了社会内部的逐渐变革。据报道，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自 1992 年以来，出现了由民间社会和女权组织领导的转向非殖民化话语的新趋势，目的是挑战该国对西班牙裔遗产几乎完全的关注。这促成了在 2005 年承认所谓的 *güloyas*，即传统的狂欢节角色，为教科文组织承认的活遗产，²⁸ 因而也承认了非洲人后裔的遗产。在该国叙述中，非洲人后裔是来自说英语的加勒比地区的移民。

六. 移民的艺术自由

A. 享受并参与艺术表达

32. 艺术是每个人(无论是个人还是与他人一起)以及群体，发展与表达其人性、世界观及其生存与发展的意义的重要工具。艺术表达和创作的自由权，包括所有人的以下权利，即通过个人实践或共同实践，自由地体验和促进艺术的表达和创作，获得并享受艺术，以及传播其表达和创作。

33. 对移民来说，利用不同的媒体创造和发展艺术表现形式，提供了表达其身份和他们认为重要的事务的空间，以及以美学或象征性方式，克服与移民及其新生活状况有关的损失、挑战、不满和疑问的途径。这在个人层面对于找到自己的声音至关重要，但也是建立包容性的有力工具。

34. 艺术学科，如绘画和素描、音乐和舞蹈、戏剧和马戏、摄影、建筑和雕塑、表演和公共艺术干预，都为交流、相互承认和理解提供了超越掌握共同语言的空间。对移民来说，接触和参与这些艺术表达可能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他们来到一个新国家的最初阶段。在学校、邻里或当地社区，以及通过各种机构，有机会与东道社会的其他人一起欣赏艺术，这有助于建立真正的联系和关系。共同参与艺术项目，提供了认识共同的人性、克服可能与陈规定型观念相关的恐惧以及欣赏差异的机会。

²⁵ A/CONF.166/9, 第 66 段。

²⁶ CERD/C/FRA/CO/22-23, 第 10 段。

²⁷ 见 YoSoyElOtro Asociación Cultural 提交的材料。

²⁸ 见 OBMICA 提交的材料。另见 <https://hoy.com.do/los-guloyas-declarados-patrimonio-humanidad/>。

35. 在加拿大魁北克省，Mozaïk 游行每年都会召集 1,000 多人准备一场艺术游行，这一游行占据了 Vaudreuil-Dorion 市的街道，供市民大型聚会使用。游行的目的是展示他们不同的肤色和对一个共同主题的诠释，这是通过不同群体创作的绘画来表达的。通过绘画，每个群体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身份和希望传达给社区的信息。在创建阶段进行了配对：例如，海地社区的成员与 Cercles des Fermières du Québec 的妇女配对，当选的市政官员与来自法语学习中心的人配对，该中心汇集了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学生。²⁹

B. 移民艺术家遇到的挑战

36. 由于艺术表达是发展和表达一个人的世界观、情感和意义的媒介，因此它们需要得到传播和普及，以促进交流。然而，在大多数东道国创造、制作和传播的文化表现形式中，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提供文化内容的数字平台，移民的代表性普遍不足。

37. 无论是在移民群体内，还是在东道国社会内，移民艺术家在获得适当的资源、手段和工具来创造、制作和分享文化表现形式方面，都面临重大的障碍。他们经常谈论自己在东道国社会及其艺术界是隐形人。据报道，当国家促进国际艺术和文化时，甚至当它们促进关于移民和流离失所的艺术时，都极少有支持实际存在的难民艺术家的倡议，这些难民需要作为艺术家的专业支持。³⁰

38. 有时，移民很难使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得到充分承认。有时，他们财政状况的不稳定，以及难以获得政府对创造和制作文化表现形式提供的财政支持方案，都限制了这些表现形式。一些艺术委员会和文化部的任务，是只向本国公民提供艺术资助。³¹ 决定奖学金或资助的小组通常由东道国艺术方面的专家组成，且拒绝外国艺术或不同的艺术。关于什么是优秀艺术的偏见(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以及政府设定的优先事项(例如宣传国家历史或特定事业)，都不利于移民的艺术表现形式。

39. 移民艺术家也往往没有文化网络、知识或手段来以适合新环境的方式推广自己的作品。因此，即使在他们生活的地区，他们的艺术仍然是无形的。往往没有强调移民对繁荣一国领土内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和总体文化多样性的积极贡献，也很少利用文化政策来强调这一点。然而，在东道国社会与移民的文化间对话中，这些政策具有重要作用。

40. 移民艺术家通常在没有适当证件的情况下突然逃离他们的国家，他们被迫躲避当局，无法接触东道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这些移民艺术家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状态，无法充分参与东道国的创意经济。相反，他们正在努力获取法律证件、³² 应急资金，而对于那些身处第三国、仍面临危险的艺术家的来说，他们正

²⁹ 见魁北克克拉瓦尔大学教科文组织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教席提交的材料。

³⁰ 见美国笔会提交的材料。

³¹ 见 Mary Ann DeVlieg 提交的材料。

³² 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例子，见 Artistic Freedom Initiative 提交的材料。

在寻求搬迁到一个真正安全可靠的国家。³³ 当艺术家和其他移民定居于城市中心以外地区时，困难往往更大，因为可能无法获得最先进的创造和制作工具。语言障碍进一步阻碍了通过传播渠道获取和理解信息以及与文化行为者建立关系。害怕因其身份而遭受仇恨犯罪、陈规定型观念或歧视，可能会损害他们实际进入创造、制作或传播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

41. 移民艺术家报告说，总是期望他们在工作中注重移民给其造成的痛苦或其移民的原因，这限制了他们的艺术自由。他们往往感觉自己参与文化活动似乎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这阻碍了他们作为真正合作者的工作。³⁴ 此外，移民艺术家往往发现自己无法说出对东道国和东道社会的批评，因为人们会认为他们忘恩负义或不忠诚。

42. 在获得艺术培训和专业发展方面也存在障碍，因为往往不承认原籍国的教育资质。难民和移民艺术家往往非常难以在东道国发展他们的专业，因为他们缺乏法律地位或一些大学所要求的特定背景。若要获得演出机会并向广大公众传播他们的文化表现形式，关系网和了解各自国家的筹资结构必不可少。

43. 因此，在与新来者打交道时，更需要交流与文化表现形式的创造、制作和传播有关的信息。这种信息不仅必须可获和可见，还必须以适当的格式和语言提供给移民。互联网设施对移民很重要。³⁵

44. 移民艺术家和社区参与关于前进道路的讨论至关重要。必须确保移民在国家行政部门和文化战略职位中的存在、他们与国内其他艺术家的互动，以及他们作为艺术家在国家文化中心的知名度。

七. 移民要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得到尊重的权利

45. 文化权利还保护移民维护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第 21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中指出：“缔约国应特别注意保护移民的文化特性，以及他们的语言、宗教和民俗，并保护他们举行文化、艺术和跨文化活动的权利。”³⁶ 各国必须确保移民的文化得到维护。更广泛的移民或难民群体中的少数群体成员尤其有可能完全丧失其文化特征。³⁷ 积极措施对于扭转其特性遭遇的这种风险至关重要。

46. 更普遍地说，移民往往面临其文化价值观被破坏，不加批判地认为他们的原籍文化是劣等文化，最终导致他们被非人化的情况。跨国研究表明，当地人口的经历、所受教育、技能和政治优先事项，是形成他们对移民及其文化的态度的重

³³ 见美国笔会提交的材料，另见 Manojna Yeluri 和其他人，“Connecting the dots: artist protection & artistic freedom in Asia” (2022)。

³⁴ Danilo Giglito, Luigina Ciolfi 和 Wolfgang Bosswick, “Building a bridg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institutions, civic society, and migrant communities”。

³⁵ 见 Hong Kong Scots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提交的材料。

³⁶ 第 34 段。

³⁷ 见 Stephanie E. Berry 和 Isilay Taban, “The right of minority-refugees to preserve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Netherlands Quarterly of Human Rights*, vol. 39, No. 3 (2021)。

要特征。³⁸ 因此，国家在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改变消极态度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47. 在欧洲，人权话语被欧化，这维护并扩大了“我们欧洲人”与“其他人”的人为差距。³⁹ 前者代表了人权和性别平等的崇高价值观。“我们”，欧洲人，需要文化权利，通常是在接触高雅艺术的意义上，而“他们”，即移民，要求文化权利以保持他们的传统习俗。民粹主义媒体、政治家和民间社会的部分人士，也加入了所谓移民文化危险的合唱。这与各国在《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中的承诺背道而驰，该承诺是“通过最大限度地缩小差距、避免两极分化和增强公众对与移民相关政策和机构的信心，增强社会所有成员的福祉”(目标16)。

48. 对移民的负面描述，是目前推行新同化政策的主要动力。⁴⁰ 任何移民的犯罪活动或者被描述为其文化的固有部分，或者被描述为文化价值观的产物；把现存的成问题的文化习俗单独挑出来；把不可接受的仇恨言论与言论自由混为一谈；最终移民者被非人化，这导致容忍对他们的歧视和偏见，并压制他们的文化权利。最终，这可能导致广泛和经协调的侵权行为合法化，正如右翼犯罪组织的活动已经显示出的那样。

49. 特别报告员提醒注意往往被反复提及的“移民必须适应我们的生活方式”所掩盖的偏见和成见。⁴¹ 在某些东道国，认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甚至不是复数)是对人权的“正确”解释，这意味着东道国对人权的某种所有权，并忽视了一些国家的价值观、做法是有问题的，甚至忽视了殖民的历史。

50. 在这一有缺陷的基础上，把融合这一在过去几十年备受推崇的概念和政策作为一条单行道，并用其来推行“温和地”同化新老移民的政策。过分强调了促进国家认同和尊重东道国的价值观。期望各文化群体的成员接受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这一经常重复的短语，意味着不让他们参与社会的塑造，以及参与甚至改变社会的共同理解并为其带来新的价值观。

51. 融合不仅是移民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国家有责任确保移民享有其文化权利，并促进文化间的互动。政府必须确保各级国家行政机构理解融合的正确含义。可以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卢布尔雅那整合多元化社会准则》作为指南。该《准则》指出：“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多行为者相互参与的过程，有助于多元化社会的所有成员有效参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并在国家和地方各级培养一种共享和包容的归属感。……各国应采取政策，旨在创造

³⁸ 见 Lenka Dražanová 和其他人，“Meta-analysis of micro and macro level factors affecting attitudes to immigration”(2021)。

³⁹ Alessandro Chechi, “Migration,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rights: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European Union law and policy” in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rzej Jakubowski, Kristin Hausler and Francesca Fiorentini, eds.(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Nijhoff, 2019)。

⁴⁰ Peter Holtz, Janine Dahinden 和 Wolfgang Wagner, “German Muslims and the ‘integration debate’: negotiating identities in the face of discrimination”, *Integrativ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vol. 47, No. 2 (June 2013)。

⁴¹ 例见 CERD/C/FRA/CO/22-23, 第9段。

一个尊重多样性和所有人权利的社会”，并确保社会所有成员有条件促进包容的公民身份，并承担他们的责任，因为这些政策有益于整个社会。⁴²

52.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 2009 年发布的一份文件中，明确提到移民是参与融合进程的边缘化群体。特别是该文件旨在推动的建设包容性社会的融合进程的一部分，将不承认移民的文化和语言权利确定为阻碍其融入的主要障碍之一。⁴³

53.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欢迎各国采取措施，向移民教授民族语言、文化参考和历史，⁴⁴ 但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向当地群体教授移民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语言的措施。移民参与启动、制订和实施此类措施，对于一个相互关联的跨文化社会至关重要。

狭隘习俗

54. 人们经常表示关切的是，移民的文化规范和习俗有时会限制个人人权，包括性自由、性别平等、言论和个性自由。⁴⁵ 在欧洲，尤其认为来自更传统社会的移民行使文化权利有可能损害妇女和儿童的权利。

55. 一方面，假设某些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不能或不应受到质疑的文化习俗，这种假设存在严重缺陷。例如，强迫婚姻或早婚以及不接受教育等做法，是基于性别和性方面的不平衡，而不仅仅是文化价值观的反映，它们是必须从人权角度加以质疑的做法。勇敢的伊朗妇女目前正在向世界表明，以文化的名义对她们进行压迫是没有道理的。移民妇女不必强行认同东道国大多数人的文化表达方式。⁴⁶ 另一方面，简单化和民粹主义的膝反射式反应，产生的效果与其声称所要促进的东西恰恰相反：它们没有促进移民妇女的权利，反而将移民妇女视为未成年人，以解放的名义剥夺她们的声音，并剥夺她们的其他权利，如受教育和经济独立。一些国家禁止妇女在公共服务、教育场所或任何公共空间穿戴特定的宗教用品。⁴⁷ 这种禁令继续分裂国际人权机构，需要对其加以反思，同时铭记一系列广泛的考虑因素。⁴⁸ 移民妇女努力使自己融入新社会，并与来自东道国社会和自己社区内部的交叉不公正和陈规定型观念作斗争，这些努力不能因他人强加的现成解决方案而被破坏。在欧洲背景下，移民妇女往往觉得，为了让别人听到她们的声音，她们必须采用西方的思想、推理和语言，⁴⁹ 并使用特定的正式语言和词汇来表达她们的关切和愿望。

⁴² 欧安组织，《卢布尔雅那整合多元化社会准则》(2012 年 11 月)，第 3-4 页。

⁴³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创建包容性社会：促进社会融合的实用战略》(2009 年)，第 27 页。

⁴⁴ 见阿塞拜疆提交的材料。特别报告员听到过国家官员将融合过程等同于为移民举办免费语言课。

⁴⁵ 见 Marc de Leeuw 和 Sonja van Wichelen, “Civilizing migrants: integration, culture and citizenship”,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vol. 15, No. 2 (March 2012)。

⁴⁶ 见尼泊尔妇女康复中心提交的材料。

⁴⁷ 见马特和平、发展和人权基金会提交的材料。

⁴⁸ 见欧洲人权法院，S.A.S.诉法国，第 43835/11 号申请，2014 年 7 月 1 日的判决，可与 Yaker 诉法国(CCPR/C/123/D/2747/2016)和 Hebbadj 诉法国(CCPR/C/123/D/2807/2016)相对照。

⁴⁹ 见 Joanne P. Sharp, *Geographies of Postcoloni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9), p. 111。

56. 国际法对于可能的狭隘习俗非常明确。人权的普遍性无可商议。人权适用于任何地方，无论其地理位置。不能用文化多样性和文化权利为压迫个人辩护。⁵⁰重要的是，在评估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和制定措施消除这种可能的侵权行为时，国家有义务遵循有关个人的自由和知情的意见。否则，就存在一种风险，即在评估某件事是否侵权时，会受到国家对习俗及其含义的观点或解释的影响。国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确保妇女有可能表达自由和知情的意见，以及作出不接受任何特定做法的真正选择。只有在妇女的受教育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得到实现，使其如果希望就能切实远离任何文化框架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⁵¹

57. 在评估为解决移民(以及非移民)的狭隘文化习俗所采取的措施时，国家必须适用合法性、正当性和相称性原则，并维护所有权利的核心。在限制文化权利时，各国必须确保这种限制不被用来削弱、非人化或隔离整个文化群体；相反，它们必须继续促进相互尊重的共处。此外，在帮助消除狭隘习俗时，东道社区必须始终反思自己的文化偏见、成见和做法。这些原则必须成为国家采取措施解决狭隘习俗的指南。

58. 特别报告员还希望提请注意歧视移民与东道国社会个人结婚的立法和做法。这种政策是阻碍文化多样性的重要障碍，侵犯了人权，属于文化同化主义。⁵²国际法显然是禁止同化的。除其他规定外，《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一条宣布禁止同化，特别报告员认为，这构成习惯国际法，因此同化在所有国家均应被禁止。

八. 需要共同的公共文化空间

59. 只能通过跨文化主义和文化交流，来实现移民的以下权利：享有和参与社区(东道社区和其所属的社区)文化生活的权利，艺术自由的权利，特别是对移民艺术家而言，以及获取、实践和保持其文化的权利。不能让移民仅仅在单独、封闭的体系中庆祝他们的文化。⁵³移民的艺术展往往仅限于他们生活的地区；在媒体或东道国的日常文化生活中，都没有以积极的方式经常讨论移民的文化价值观和习俗。在许多国家，居民可能一辈子都对与其居住在同一城市的成千上万的移民毫无所知。

60. 创造有机互动的共同空间至关重要。例如，2014年至2017年，哥德堡歌剧院与瑞典红十字会合作举办了一场瑞典热门音乐剧 *Kristina från Duvemåla* 的演出，该剧重新演绎了最近抵达瑞典的一群寻求庇护者的经历和歌曲。它创造了一个公共空间，让移民和非移民通过文化进行互动。⁵⁴

⁵⁰ 《世界人权宣言》，第三十条；《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第5段；《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4条；《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第2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21号一般性意见(2009年)，第18段。另见 [A/73/227](#)。

⁵¹ 见 Alexandra Xanthaki, “When universalism becomes a bully: revisit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al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 41, No. 3 (August 2019)。

⁵² 例见 [CERD/C/BHR/CO/8-14](#), 第21段。

⁵³ 见雅典国立卡波季斯特里安大学难民和移民研究中心提交的材料。

⁵⁴ 见关于瑞典哥德堡歌剧院国际合唱团项目的提交材料。

61. 城市和地方当局可能最有条件产生有利于移民与东道国社会建立社区、信任和亲近气氛的各种聚会场所。这些当局与民众的接近有利于采取包括文化政策和方案在内的各种举措，这些举措具有重视和促进新来者对社会文化生活的文化贡献并使其人性化的直接效果。⁵⁵

62. 学校也是发展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公立学校的课程往往只字不提移民的历史，也不提供对移民文化现实的任何了解。据报道，多米尼加共和国尝试使学校课程更加多样化，海地和多米尼加的历史学家试图在两国之间商定一个共同的历史叙事，以期减少全岛的负面定型观念。特别报告员欢迎更多的努力和支持，以使这种协作的结果变得清晰。

63. 图书馆是重要的共同空间，移民可以在这里与当地居民互动。许多图书馆向移民提供具体服务，包括关于行政做法的一般信息、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途径、利用社区和支持网络来消除社会孤立的途径，以及利用各种资源促进融合、教育和丰富文化的途径。⁵⁶ 许多这类图书馆记录并传播了关于移民文化资源的信息，这有助于当地居民更多地了解移民的生活。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丹麦罗斯基洛图书馆与瑞典马尔默和德国科隆的公共图书馆以及雅典的未来图书馆合作，发起并领导了为期两年的跨文化讲故事项目“难民生活：一百万个故事”。该项目包括 600 多个近年来逃到欧盟的难民的故事，创建了一个讲述亲身经历的数字图书馆。同样，美利坚合众国丹佛公共图书馆的移民和难民服务小组制作了一个名为《来自家乡的纪念品》的视听展览，展示了移民记录他们带到美国的物品的故事，以及这些物品对他们的意义。

64. 在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开展的流离失所人口图书馆服务全球调查中，⁵⁷ 希腊的韦里亚中央公共图书馆报告说，它举办了一些方案，包括在图书馆为来自希腊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家庭开设烹饪课。

65. “芝麻开门”是由魁北克文明博物馆领导的一个实验性研究项目，其目的不仅是改善博物馆的使用，而且要让经历特殊现实(排斥、边缘化、残疾等情况)的人参与展览的设计工作。通过与相关个人和社区合作和协作，博物馆记录了他们现实生活的历史方面，开发了反映这些方面的藏品，并为共同创作艺术打造了环境。“空间相遇”是该项目的一部分，它使人有可能考虑包括移民在内的、生活在特殊情况下的人们往往不为人知的现实生活。

66. 移民博物馆和其他记忆、历史和文化遗产机构，是承认移民文化背景和历史的一个重要途径。许多国家已经这样做了，但应鼓励在世界范围内这样做，不仅在国家一级，而且在地方一级。这种活动对移民本身(个人和集体)以及移民所在社会的人们都很重要。

67. 包括口头传统、历史和生活故事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得到与有形遗产相等的重视，它们通常存在于博物馆和画廊之外。音乐、舞蹈、美食和服饰是活生生的日常遗产资源，却常常为各国所忽视。这是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过时的二分法的残余。在博物馆和展览中展示口述故事和讲故事等文化表现形式，确认了它们与其他文化产出并行的应有地位，并为对移民的个人故事产生共鸣和

⁵⁵ 见波兰格但斯克市提交的材料。

⁵⁶ 见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提交的材料。

⁵⁷ 由此产生的指导方针将予以公布。

促进跨文化理解提供了机会。这种对移民文化的关注，应该发生在博物馆的一般展览和关于移民历史的专门展览中，以及在专门为有关移民社区举办的活动中。⁵⁸ 保护移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的一项明确的义务，其必要性推动采取措施，鼓励将文化身份独特的群体纳入它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的更广泛历史叙述中，从而使移民社区能够抵消它们在官方遗产讨论中的隐形态势。⁵⁹

68. 最近为来自乌克兰的流离失所者开展了许多此类令人称道的活动。例如，波兰克拉科夫的省级公共图书馆制定了一项图书馆支持和援助计划，以支持当地乌克兰社区的需求。这些活动包括为图书馆的收藏购买乌克兰文学和电影，举办波兰语课程，在克拉科夫周围开展使用乌克兰语的文学漫步，举办法律和会计咨询讲座，文化融合会议和儿童活动。⁶⁰ 波兰协助乌克兰保护国家文化机构、博物馆、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的藏品，帮助协调文化资源，为 200 多件历史文物提供了保护。⁶¹ 罗马尼亚的图书馆也主动举办特别活动，面向乌克兰儿童和成人与罗马尼亚儿童和成人间的互动。其中一些活动旨在进行多文化交流。例如，Tulcha 县图书馆举办了一次活动，邀请乌克兰儿童朗读乌克兰诗歌并表演歌舞。特别报告员热烈欢迎这些举措，并希望看到它们扩展到全世界的所有移民。

九. 将行使文化权利作为复原的工具

69. 特别报告员希望确认在日常生活中利用文化活动和资源使移民充分享受其权利的所有重要、富有想象力和创新的方式。在欧洲，欧盟委员会 2022 年 11 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参考了 300 多项科学研究和 500 多个项目，将艺术和文化的贡献置于健康和福祉的中心。⁶²

70. 民间社会一直非常积极地利用文化举措来保护移民的权利。大学一直在与移民和人权组织联合资源，创造这种机会。⁶³ 例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格拉斯哥的移民之声是一个由移民领导的组织，它与格拉斯哥大学合作，为有移民经历的人开启媒体技能培训。⁶⁴ 在由联合王国布鲁内尔大学管理的雅典难民项目中，学生们利用文化活动，包括体育和非正规教育，促进孤身移民儿童的福祉。这促成了“权利英雄”的诞生，这是一个面向移民儿童的严肃虚拟游戏原型，旨在帮助他们学习和实践自己的权利，鼓励他们开展有助于融入社会的变革行动。⁶⁵ 在包容面临社会文化排斥风险的移民社区方面，技术可以发挥重要作

⁵⁸ 见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文化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⁵⁹ Danilo Giglito, Luigina Ciolfi 和 Wolfgang Bosswick, “Building a bridg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institutions, civic society, and migrant communities”。

⁶⁰ 见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提交的材料。

⁶¹ 见波兰提交的材料。

⁶² 见 *CultureForHealth Report. Culture’s Contribution to Health and Well-being: a Report on Evidence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Europe* (December 2022), 可查阅 www.cultureforhealth.eu。

⁶³ 见 Michael Culture Association 提交的材料。

⁶⁴ 见格拉斯哥大学教科文组织通过语言和艺术实现难民融合教席提交的材料。

⁶⁵ 见 Mariza Dima 和其他人, “The Rights Hero - serious games for human rights edu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igrant and refugee children in Europ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Rights*, vol. 30, No. 1 (February 2022)。

用，只要这种举措采用参与式方法，包括持续进行评估以适应社区的需求，并得到文化和技术调解员的推动。⁶⁶

十. 移民对留下的文物的权利

71. 移民通常意味着个人在迁移时会留下一些可移动的文物。国际文化遗产法与国家领土相连，因此对于国家承认的文化遗产的含义和使用，国家拥有最终的批准权。移民是否可以带走他们的文物，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既与文化遗产有关，也与离开本国的权利有关。

72. 在涉及 1945 年和 1968 年后离开欧洲的犹太移民时讨论过这个问题。⁶⁷ 在有些情况下，大屠杀受害者无法收回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即使他们能够收回所有权。事实上，许多离开欧洲前往以色列和美国的受害者迫不得已将其财产“捐赠”给领土所属国，而那些国家往往参与了种族灭绝。一个相关的案件是 Maria Altmann 与克里姆特六幅名画案件。⁶⁸ Altmann 在美国起诉奥地利和奥地利国家美术馆，要求收回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她的犹太亲戚 Ferdinand 和 Adele Bloch-Bauer 手中夺走的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六幅油画。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奥地利的管辖豁免，但争议各方达成协议，结束诉讼，并将争议提交奥地利仲裁。仲裁小组裁定奥地利有义务将克里姆特的五幅杰作归还 Maria Altmann。⁶⁹

73. 无论他人的既得权利如何，倘若存在持续的文化联系，文物的原始个人所有者应能依靠“遗产所有权”。⁷⁰ 无论国家私法以何种方式考虑所有权利益，文化权利在解决移民的个人遗产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 1970 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为基础的现有艺术品贸易法律框架和常规所有权概念，似乎都不特别适合解决与有争议的文物有关的所有权问题。⁷¹ 人权办法可以成为这方面的桥梁，它承认移民有获取和享有文化遗产物品的文化权利。这符合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第 21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中的立场，即“缔约国不应阻止移民保持与其原籍国的文化联系”(第 34 段)。还应消除剥夺移民个人物品的做法，包括剥夺可能具有情感价值的珠宝。⁷²

⁶⁶ 例见 <https://memexproject.eu/en/resources/policy-briefs>.

⁶⁷ 见 John Henry Merryman, *Law, Ethics and the Visual Art*, 5 edn, 2007, 140–141。

⁶⁸ 见仲裁裁决书——五幅克里姆特的油画，Maria V. Altmann 和其他人诉奥地利共和国，2006 年 1 月 15 日。另见美国最高法院的意见，2004 年 6 月 7 日，可查阅 www.law.cornell.edu/supct/html/03-13.ZO.html。

⁶⁹ 见 <https://plone.unige.ch/art-adr/cases-affaires/6-klimt-paintings-2013-maria-altmann-and-austria/case-note-2013-six-klimt-paintings-2013-maria-altmann-and-austria/view>。

⁷⁰ 见 Lucas Lixinski, “Moving cultures: engaging refugee and migrant culture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heritage law”, *Indone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6, No. 1 (2018)。

⁷¹ Evelien Campfens, “Whose cultural objects? Introducing heritage title for cross-border cultural property claims”,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67, No. 2 (September 2020)。

⁷² 见国际档案理事会提交的材料，关于档案与人权的章节。

74. 必须保护被迫离开自己国家或领土的个人和族裔、政治或宗教团体留下的档案，原籍国或保存这些档案的任何地方都应允许移民查阅这些档案。所有国家都应遵守其义务，采取措施保护这些档案，确保安全保存和安全查阅，包括由被迫离开的个人和团体保存和查阅。这符合大会第 68/165 号决议。

75. 最后，就移民在其原籍国进入不可移动物体的问题，欧洲人权法院给出了重要指示。在 Sargsyan 诉阿塞拜疆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必须允许因战争而被迫离开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移民进入其祖先的墓地。⁷³

十一. 建议

76. 移民使包括移民和东道国民众在内的个人，能够重新评估自己的文化框架，并受到其他思想、价值观和做法的积极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必须意识到移民的脆弱性，并采取措施，使之能够享受文化权利，无论其地位如何。实质平等要求各国不断寻找途径以保护移民的以下权利，即不受任何歧视(无论是故意的还是实际的，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实践中的)地接触自己的文化框架和东道国的文化生活。这方面的一个主要原则，是移民有效参与所有与文化权利有关的决定，并更多地参与与自身文化权利有关的方案和措施的所有阶段。

77. 特别报告员建议各国审查以下问题，以便评估在实质平等的基础上，移民文化权利在其领土上的落实程度：

(a) 移民是否有能力通过其信息权、进入文化机构和获取互联网的机会以及保持和传承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的权力，接触自己及他人的文化框架；

(b) 采取措施，确保移民参与东道国文化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更多和切实地参与影响其文化权利的所有决策过程。这些措施必须包括让移民更多地参与旨在落实其文化权利的方案的方案的所有阶段，从启动到组织和实施；

(c) 存在和培育共同的公共空间；

(d) 在艺术、体育和科学领域，向有移民背景的个人和团体提供资源，包括财政支持。例如，鼓励各国评估是否充分支持了移民领导的倡议和项目，以及促进移民文化活动和创造性表达的活动，是否在广播、电视和文化活动中充分展示了移民的文化和艺术作品；

(e) 移民是否具有移动性，特别是能否参加或参与文化活动，以及是否采取了步骤以便利他们参加和充分参与文化生活；

(f) 是否存在基于移民艺术家法律地位的对文化权利的任何限制。必须消除这些限制。

78. 特别报告员建议各国：

(a) 严格审查其立法(包括庇护立法)及政策(包括文化政策)，以确保取消对希望从事以下活动的移民的限制，即从事任何形式的艺术和自我表达，组织和举办文化活动，私下和公开进行活动以及传播其艺术和文化作品；

⁷³ 第 40167/06 号申请，2015 年 6 月 16 日。

(b) 严格审查移民及其社区在国家生活中的代表性，包括在公共媒体、博物馆和主流叙事中的代表性，以及作为调解员、教育者或导游的代表性；

(c)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积极措施，以消除所有领域和所有层面的国家官员、媒体和社会对移民及其文化的负面成见；

(d) 考虑建立或加强确保移民在交叉脆弱性情况(如性别认同、妇女、青年和残疾)下权利的机制。移民中的这些群体在所有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性和更多参与非常重要，必须按照这些个人和群体的愿望和方式实现这一点；

(e) 为移民和非移民社区文化习俗的可修正性提供必要的工具，以根除狭隘习俗；

(f) 审查公共机构和公共服务的人员配置和决策机构中是否存在多样性，以期评估有移民背景的人能否在平等基础上获得这些职位；

(g) 确保共同的公共空间允许移民与东道国人口中的所有其他部分共存和互动。必须消除壁垒、限制和障碍，从而实现真正的跨文化交流；

(h) 评估教育课程和教科书中是否存在文化多样性，包括移民流动的历史和移民的历史，以及东道社区与移民社区之间鲜为人知的共同故事和话题。为教师和培训者提供材料和资源，以在教学中融入更多样的材料；

(i) 制定方案，使东道国人民了解移民的历史、现实和文化；

(j) 对私人行为者实施的任何不平等待遇或歧视行为进行尽职调查，特别注意文化、宗教和教育机构以及媒体的作用；

(k) 确保将与移民有关的遗产纳入主流遗产机构，并建立由移民社区领导的、专门探讨移民问题的遗产机构；

(l) 将为移动人口提供服务纳入图书馆的使命陈述，强调与多元文化社区的合作，以及为获得支持、学习和联系提供公平的机会。

79. 鉴于在本报告编写过程中分享的积极做法，特别报告员大力鼓励和欢迎：

(a) 增加移民与东道国社会人员互动的能见度和机会，包括增加对这些举措的支持；

(b) 提供各种语言的、有针对性的信息和支持计划，以提高移民为文化生活做出积极贡献的能力，并使移民艺术家能够继续发展其艺术和创造力；

(c) 继续开展培训和采取措施，提高各级公共服务部门和文化部门对国际人权法规定的移民的全部文化权利的认识。

79. 特别报告员还强烈建议联合国各机关和机构，特别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和人权事务委员会、难民署、国际劳工组织和区域人权机制，更多地参与移民的文化权利。她还建议利用各种文书，包括关于移民、庇护和少数群体的文书，保护移民的文化权利。还应将关于移民文化权利的信息纳入提交普遍定期审议和相关条约机构的国家报告。